

## 第一百三回

###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

话说庞煖欲乘败燕之威，“合纵”列国，为并力图秦之计。除齐附秦外，韩、魏、楚、燕各出锐师，多者四五万，少亦二三万，共推春申君黄歇为上将。歇集诸将议曰：“伐秦之师屡出，皆以函谷关为事，秦人设守甚严，未能得志，即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难，咸有畏缩之心。若取道蒲坂，由华州而西，径袭渭南，因窥潼关，《兵法》所谓‘出其不意’也。”诸将皆曰：“然。”遂分兵五路，俱出蒲关，望骊山一路进发，直攻渭南，不克，围之。

秦丞相吕不韦使将军蒙骜、王翦、桓齮、李信、内史腾各将兵五万人，五枝军兵，分应五国。不韦自为大将，兼统其军，离潼关五十里分为五屯，如列星之状。王翦言于不韦曰：“以五国悉锐，攻一城而不克，其无能可知矣。三晋近秦，习与秦战，而楚在南方，其来独远，且自张仪亡后，三十余年不相攻伐，诚选五营之锐，合以攻楚，楚必不支，楚之一军破，余四军将望风而溃矣。”不韦以为然，于是使五屯设垒建帜如常，暗地各抽精兵一万，约以四鼓齐起，往袭楚寨。时李信以粮草稽迟，欲斩督粮牙将甘回，众将告求得免，但鞭背百余，甘回挟恨，夜奔楚军，以王翦之计告之。春申君大惊，欲驰报各营，恐其不及，遂即时传令，拔寨俱起，夜驰五十余里，方敢缓缓而行。比及秦兵到时，楚寨已撤矣。王翦曰：“楚兵先遁，必有泄吾谋者，计虽不成，然兵已至此，不可空回。”遂往袭赵寨，壁垒坚固，攻不能入。庞煖仗剑立于军门，有敢擅动者即斩。秦兵乱了一夜，至天明，燕、韩、魏俱合兵来救，蒙骜等方才收兵。庞煖怪楚兵不至，使人探之，知其先撤，叹曰：“‘合纵’之事，今后休矣！”诸将皆请班师，于是韩、魏之兵先回本国，庞煖怒齐独附秦，挟燕兵伐之，取饶安一城而返。

再说春申君奔回郢城，四国各遣人来问曰：“楚为纵长，奈何不告而先回，敢请其故？”考烈王责让黄歇，歇惭愧不容。时有魏人朱英客于春申君之门，知

楚方畏秦，乃说春申君曰：“人皆以楚强国，及君而弱，英独谓不然。先君之时，秦去楚甚远，西隔巴蜀，南隔两周，而韩、魏又眈眈乎拟其后，是以三十年无秦患。此非楚之强，其势然也。今两周已并于秦，而秦方修怨于魏，魏旦暮亡，则陈、许为通道，恐秦、楚之争，从此方始，君之责让，正未已也。何不劝楚王东徙寿春，去秦较远，绝长淮以自固，可以少安。”黄歇然其谋，言于考烈王，乃择日迁都。按楚先都郢，后迁于都，复迁于陈，今又迁于寿春，凡四迁矣。史臣有诗云：

周为东迁王气歇，楚因屡徙霸图空。

从来避敌为延敌，莫把迁岐托古公。

再说考烈王在位已久，尚无子息，黄歇遍求妇人宜子者以进，终不孕。有赵人李园，亦在春申君门下，为舍人。有妹李嫣色美，欲进于楚王，恐久后以无子失宠，心下踌躇：“必须将妹先献春申君，待其有娠，然后进于楚王，幸而生子，异日得立为楚王，乃吾甥也。”又想：“吾若自献其妹，不见贵重。还须施一小计，要春申君自来求我。”于是给五日假归家，故意过期，直待第十日方至。黄歇怪其来迟，李园对曰：“臣有女弟名嫣，颇有姿色，齐王闻之，遣使来求。臣与其使者饮酒数日，是以失期。”黄歇想道：“此女名闻齐国，必是个美色。”遂问曰：“已受其聘否？”园对曰：“方且议之，聘尚未至也。”黄歇曰：“能使我一见乎？”园曰：“臣在君门下，即吾女弟，谁非君妾婢之流，敢不如命。”乃盛饰其妹，送至春申君府中。黄歇一见大喜，是夜即赐李园白璧二双，黄金三百镒，留其妹侍寝。未三月，即便怀孕。李园私谓其妹嫣曰：“为妾与为夫人孰贵？”嫣笑曰：“妾安得比夫人？”园又曰：“然则为夫人与为王后孰贵？”嫣又笑曰：“王后贵盛！”李园曰：“汝在春申君府中，不过一宠妾耳！今楚王无子，幸汝有娠，倘进于楚王，他日生子为王，汝为太后，岂不胜于为妾乎？”遂教以说词，使于枕席之间，如此这般：“春申君必然听从。”李嫣一一领记。夜间侍寝之际，遂进言于黄歇曰：“楚王之贵幸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余年，而王未有子，千秋百岁后，将更立兄弟。兄弟于君无恩，必将各立其所亲幸之人，君安得长有宠乎？”黄歇闻言，沉思未答。嫣又曰：“妾所虑不止于此也。君贵，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之兄弟，兄弟诚立，祸且及身，岂特江东封邑不可保而已哉？”黄歇愕然曰：“卿言是也，吾虑不及此！今当奈何？”李嫣曰：“妾有一计，不惟免祸，而且多福，但妾负愧，难于自吐，又恐君不我听，是以妾未敢言。”黄歇曰：“卿为我画策，何为不听？”李嫣曰：“妾今自觉有孕矣，他人莫知也。幸妾侍君未久，诚以君之重，而进妾于楚王，王必幸妾。妾赖天佑生男，异日必为嫡嗣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。楚国尽可得，

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？”黄歇如梦初觉，如醉初醒，喜曰：“‘天下有智妇人，胜于男子’，卿之谓矣。”

次日，即召李园告之以意，密将李嫣出居别舍，黄歇入言于楚王曰：“臣所闻李园妹名嫣者有色，相者皆以为宜子，当贵，齐王方遣人求之，王不可不先也。”楚王即命内侍宣取李嫣入宫。嫣善媚，楚王大宠爱之，及产期，双生二男，长曰捍，次曰犹，楚王喜不可言，遂立李嫣为王后，长子捍为太子。李园为国舅，贵幸用事，与春申君相并。园为人多诈术，外奉春申君益谨，而中实忌之。及考烈王二十五年，病久不愈，李园想起其妹怀娠之事，惟春申君知之，他日太子为王，不便相处，不如杀之以灭其口，乃使人各处访求勇力之士，收置门下，厚其衣食，以结其心。

朱英闻而疑之，曰：“李园多蓄死士，必为春申君故也。”乃入见春申君曰：“天下有无妄之祸，有无妄之福，又有无妄之人，君知之乎？”黄歇曰：“何谓‘无妄之福’？”朱英曰：“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名为相国，与楚王无二。今楚王病久不愈，一旦宫车晏驾，少主嗣位，而君辅之，如伊尹、周公，俟王之年长，而反其政；若天与人归，遂南面即真，此所谓‘无妄之福’也。”黄歇曰：“何谓‘无妄之祸’？”朱英曰：“李园，王之舅也，而君位在其上，外虽柔顺，内实不甘，且同盗相妒，势所必至也。闻其阴蓄死士，为日已久，何所用之？楚王一薨，李园必先入据权，而杀君以灭口，此所谓‘无妄之祸’也。”黄歇曰：“何谓‘无妄之人’？”朱英曰：“李园以妹故，宫中声息，朝夕相通，而君宅于城外，动辄后时。诚以郎中令相处，某得领袖诸郎，李园先入，臣为君杀之，此所谓‘无妄之人’也。”黄歇掀髯大笑曰：“李园弱人耳，又事我素谨，安有此事？足下得无过虑乎？”朱英曰：“君今日不用吾言，悔之晚矣。”黄歇曰：“足下且退，容吾察之。如有用足下之处，即来相请。”朱英去三日，不见春申君动静，知其言不见用，叹曰：“吾不去，祸将及矣！鸩夷子皮之风可追也。”乃不辞而去，东奔吴下，隐于五湖之间。髯翁有诗云：

红颜带子入王宫，盗国奸谋理不容。

天启春申无妄祸，朱英焉得令郎中？

朱英去十七日，而考烈王薨。李园预与宫殿侍卫相约：“一闻有变，当先告我。”至是闻信，先入宫中，吩咐秘不发丧，密令死士伏于棘门之内，捱至日没，方使人徐报黄歇。黄歇大惊，不谋于宾客，即刻驾车而行。方进棘门，两边死士突出，口呼：“奉王后密旨，春申君谋反宜诛！”黄歇知事变，急欲回车，手下已被杀散，遂斩黄歇之头，投于城外，将城门紧闭，然后发丧。拥立太子捍嗣位，是为

楚幽王，时年才六岁。李园自立为相国，独专楚政，奉李嫣为王太后。传令尽灭春申君之族，收其食邑，哀哉！自李园当国，春申君宾客尽散，群公子皆疏远不任事。少主寡后，国政日紊，楚自此不可为矣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吕不韦愤五国之攻秦，谋欲报之，曰：“本造谋者，赵将庞煖也。”乃使蒙骜同张唐督兵五万伐赵。三日后，再令长安君成峤同樊於期率兵五万为后继。宾客问于不韦曰：“长安君年少，恐不可为大将。”不韦微笑曰：“非尔所知也！”

且说蒙骜前军出函谷关，取路上党，径攻庆都，结寨于都山。长安君大军营于屯留，以为声援。赵使相国庞煖为大将，扈辄副之，率军十万拒敌，许庞煖便宜行事。庞煖曰：“庆都之北，惟尧山最高，登尧山可望都山，宜往据之。”使扈辄引军二万先行。比至尧山，先有秦兵万人，在彼屯扎，被扈辄冲上杀散，就于山头下寨。蒙骜使张唐引军二万，前来争山，庞煖大军亦到，两边于山下列成阵势，大战一场。扈辄在山头用红旗为号，张唐往东，旗便往东指，张唐往西，旗便从西指。赵军只望红旗指处，围裹将来。庞煖下令：“有人擒得张唐者，封以百里之地。”赵军无不死战。张唐奋尽平生之勇，不能透出重围，却得蒙骜军到，接应出来，同回都山大寨。庆都知救兵已到，守御益力，蒙骜等不能取胜，遣张唐往屯留，催取后队军兵。

却说长安君成峤，年方十七岁，不谙军务，召樊於期议之。於期素恶不韦纳妾盗国之事，请屏去左右，备细与成峤叙述一遍，言：“今王非先王骨血，惟君及是适子。文信侯今日以兵权托君，非好意也。恐一旦事泄，君与今王为难，故阳示恩宠，实欲出君于外。文信侯出入宫禁，与王太后宣淫不禁，夫妻父子聚于一窟，所忌者独君耳。若蒙骜兵败无功，将借此以为君罪，轻则削籍，重则刑诛。嬴氏之国，化为吕氏，举国人皆知其必然，君不可不为之计。”成峤曰：“非足下说明，某不知也。为今计当奈何？”樊於期曰：“今蒙骜兵困于赵，急未能归，而君手握重兵，若传檄以宣淫人之罪，明宫闱之诈，臣民谁不愿奉适嗣以主社稷者！”成峤忿然按剑作色曰：“大丈夫死则死耳！宁能屈膝为贾人子下乎？惟将军善图之！”樊於期伪向使者言：“大军即日移营，多致意蒙将军，用心准备。”使者去后，樊於期草就檄文，略曰：

长安君成峤布告中外臣民知悉：传国之义，适统为尊；覆宗之恶，阴谋为甚。文信侯吕不韦者，以阳翟之贾人，窥咸阳之主器。今王政，实非先王之嗣，乃不韦之子也。始以怀娠之妾，巧惑先君，继以奸生之儿，遂蒙血胤。恃行金为奇策，邀反国为上功。两君之不寿有繇，是可忍也？三世之

大权在握，孰能御之！朝岂真王，阴已易嬴而为吕，尊居假父，终当以臣而篡君。社稷将危，神人胥怒！某叨为嫡嗣，欲讫天诛。甲冑干戈，载义声而生色，子孙臣庶，念先德以同驱。檄文到日，磨厉以须，车马临时，市肆勿变。

樊於期将檄文四下传布。秦人多有闻说吕不韦进妾之事者，及见檄内怀娠奸生等语，信其为实，虽然畏文信侯之威，不敢从兵，却也未免观望之意。时彗星先见东方，复见北方，又见西方，占者谓国中当有兵起，人心为之摇动。樊於期将屯留附县丁壮悉编军伍，攻下长子、壶关，兵势益盛。张唐知长安君已反，星夜奔往咸阳告变。秦王政见檄文大怒，召尚父吕不韦计议，不韦曰：“长安君年少，不办为此，此乃樊於期所为也。於期有勇无谋，兵出即当就擒，不必过虑。”乃拜王翦为大将，桓齮、王贲为左右先锋，率军十万，往讨长安君。

再说蒙骜与庞煖相恃，等待长安君接应不到，正疑讶间，接得檄文，如此恁般，大惊曰：“吾与长安君同事，今攻赵无功，而长安君复造反，吾安得无罪？若不反戈以平逆贼，何以自解？”乃传令班师，将军马分为三队，亲自断后，缓缓而行。庞煖探听秦军移动，预选精兵三万，使扈辄从间道伏于太行山林木深处，嘱曰：“蒙骜老将，必亲自断后，待秦兵过且尽，从后邀击，方保全胜。”蒙骜见前军径去无碍，放心前行。一声炮响，伏兵突出，蒙骜便与扈辄交战。良久，庞煖兵从后追及，秦兵前去者，已无斗志，遂大溃。蒙骜身带重伤，复犹力战杀数十人，复亲射庞煖中其胁，赵军围之数重，乱箭射之，矢如猬毛，可惜秦国一员名将，今日死于太行山之下。庞煖得胜，班师回赵，箭疮不痊，未几亦死，此事搁过不提。

再说张唐、王翦等兵至屯留，成峽大惧。樊於期曰：“王子今日乃骑虎之势，不得复下，况悉三城之兵，不下十五万，背城一战，未卜胜负，何惧之有！”乃列阵于城下以待。王翦亦列阵相对，谓樊於期曰：“国家何负于汝，乃诱长安君造逆耶？”樊於期在车上欠身答曰：“秦政乃吕不韦奸生之子，谁不知之？吾等世受国恩，何忍见嬴氏血食为吕氏所夺？长安君先王血胤，所以奉之。将军若念先王之祀，一同举义，杀向咸阳，诛淫人，废伪主，扶立长安君为王，将军不失封侯之位，同享富贵，岂不美哉。”王翦曰：“太后怀娠十月，而生今王，其为先君所出无疑。汝乃造谤，污蔑乘舆，为此灭门之事，尚自巧言虚饰，摇惑军心，拿住之时，碎尸万段！”樊於期大怒，瞋目大呼，挥长刀直入秦军。秦军见其凶猛，莫不披靡。樊於期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王翦麾军围之，凡数次，皆斩将溃围而出，秦兵损折极多。是日天晚，各自收军。王翦屯兵于伞盖山，思道：“樊於期如

此骁勇，急切难收，必须以计破之。”乃访帐下：“何人与长安君相识？”有末将杨端和，乃屯留人，自言：“曾在长安君门下为客。”王翦曰：“我修书一封与汝，汝可送与长安君，劝他早图归顺，无自取死。”杨端和曰：“小将如何入得城去？”王翦曰：“俟交锋之时，乘其收军，汝可效敌军打扮，混入城中。只看攻城至急，便往见长安君，必然有变。”端和领计。王翦当下修书缄讠，付与端和自去伺候行事。再招桓齮引一军攻长子城，王贲引一军攻壶关城，王翦自攻屯留，三处攻打，使他不能接应。樊於期谓成峤曰：“今乘其分军之时，决一胜负。若长子、壶关不守，秦兵势大，更难敌矣。”成峤年幼畏懦，涕泣言曰：“此事乃将军倡谋，但凭主裁，勿误我事。”樊於期抽选精兵万余，开门出战。王翦佯让一阵，退军十里，屯于伏龙山。於期得胜入城，杨端和已混入去了。因他原是本城之人，自有亲戚收留安歇，不在话下。成峤问樊於期曰：“王翦军马不退如何？”樊於期答曰：“今日交锋，已挫其锐，明日当悉兵出战，务要生擒王翦，直入咸阳，扶立王子为君，方遂吾志。”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